

绿色散文系列丛书
鲍尔吉·原野

人物卷

青/少/年/必/读

饥饿是所有人的耻辱

鲍尔吉·原野/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绿色散文系列丛书
鲍尔吉·原野

人物卷

青/少/年/必/读

饥饿是所有人的耻辱

鲍尔吉·原野/著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饥饿是所有人的耻辱 / 鲍尔吉·原野著.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4. 1

(绿色散文阅读丛书)

ISBN 978-7-5472-1885-3

I. ①饥… II. ①鲍…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5771 号

J I E SHI SUO YOU REN DE CHI RU

书 名: 饥饿是所有人的耻辱

著 者: 鲍尔吉·原野

出 版 人: 孙建军

责任编辑: 于 涉

封面设计: 小徐书装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 编: 130021

电 话: 0431-86037507

网 址: www.jlws.com.cn

印 刷: 长春市利源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2-1885-3

定 价: 25.00 元

目 录



第一辑 童年书

逃离幼儿园	1
花瓣手	2
花的启蒙	4
花生壳的车厢	5
鸡冠花	6
甲虫戒指	8
皮 表	9
耳 仓	9
松木在夜晚说话	10
锡箔的牙	12
勋章记	13
照片和木梳掠走的时光	15
竹 马	17
做一个穿皮鞋的人	18
营长记	19
燕子掠过水面捉虫	21
车的电	23
何其荣贵	24
防空洞	27





玻 璃	28
看电影	29
门大爷	33
雪里的火	35
关于翟的片断	36
藏衣记	38
化学课与断句法	41
乔老师	42
节日晚宴之鱼肉篇	43
十七岁之口福	45

第二辑 孩 子

雪地贺卡	48
谁在水面倒立起舞	49
兴凯湖的孩子	50
不要圣诞老人，要上帝	52
扎西德勒、一二三四、茄子！	53
花有话	54
女儿童年	55
女所思	56
旗 手	57
月光手帕	58
棋 事	59
月伦小友	60
废墟下面的信	60

第三辑 她 们

春节去加德满都	63
---------------	----

地铁 8 号线的莱娜	64
孙艳梅	65
花朵记	67
狐狸皮帽子	68
王 三	69
再见，让娜	71
鹿甲勺	73
湖水漂着红苹果	75
琥珀发卡	77

第四辑 他 们

这里的森林比匈牙利更多	79
信任开花	80
认识一万人	81
公路边的多吉次仁	83
好人证	85
饥饿是所有人的耻辱	87
点 菜	90
黑天使在他唇上安眠	90
姜汤记	93
俩故事	94
馒头酒	95
潘东国王遗训	96
去加格达齐的火车	97
莎朗·斯通的邻居	99
手上脚上都有乐	100
四外一圈儿滴溜溜的眼睛	103
铁 匠	105
头发记	106





图 门	107
库尔勒香梨充电	109
养蜂人	111
夜雨光区	112
一个人的消费	112
一行字	114
与九十六叟一池泡澡	114
在西瓦窑看二人转	116
早 市	130
澡堂故事	132
咋不跳舞啊?	134
张家界人山连相	136
猪笼草	139

第五辑 我 们

君子小人车上见	141
故乡的上空	142
电的回忆	143
脚看相	144
克霖顿又如何?	146
泪落进络腮胡	147
里柯卡氏综合症	148
两个人遥遥而笑	153
柳树趴在河边喝水	153
鸟啄樱桃人痛快	155
取款记	156
酥 饺	158
听一听马勒	159
土耳其二流子	161



仿佛就在昨天	164
苇岸在哪里向我们微笑?	166
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谁会想到你?	168
我爱自行车	174
我被吓跑了	175
我的鞋已经累了	176
我的造谣生涯	177
星期五的沮丧	178
雪地上的羽毛	181
雪来洗万物	182
一个跑步主义者的自白	183
在雨中跑步	187
一跑一年	188





第一辑 童年书

逃离幼儿园

我四岁就踏上了逃亡之路，从幼儿园逃回家。

幼儿园离我家很远，在印象中有三个天边远。我在幼时寡言懦弱，不知道怎样穿过咣咣响的大铁门——门平时锁着，由镶大金牙的转业干部看守。出幼儿园往东拐，有一棵遮盖天空的沙枣树，沙枣树长满刺和灰而微红的小沙枣，果肉只是一层沙。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沙枣树站在十字路口西北角，枝叶遮住了派出所的窗户。那时候，赤峰没有打架偷窃的事，派出所比庙还清静。沙枣树对面是盟委，北面是体育场和盟医院。沙枣树成了方位标志。我跑过马路，手摸着盟委的砖墙往前跑。从砌成花孔的砖墙往院里看，那里种西瓜和香瓜。我的目光从蔫了巴唧的叶子间发现西瓜身上的黑道时，精神大振，西瓜！它傲慢地躺在地面上，瓜叶为它遮阳。盟委的果树结沙果、槟子、鸭梨和樱桃。沙果树像蹲着的力士举起一个结满果子的柴火垛，短粗胖。这些景物是我逃跑路上看到的，墙上菱形的孔像一幅幅画面连缀在一起，和卢米埃尔兄弟发明电影的原理一样，一秒钟二十四格。我手摸墙跑着看过去，不耽误看西瓜的黑道，甚至看得见树上的樱桃站一只橙色的甲虫。甲虫壳上有六个黑点，从这边只能看到三个。我逃亡不是为了看这些破水果，我才四岁，长托，我要回家。再往前，是一片平房，这是盟委家属院。夏天，每家院子里积雨水，小孩子们高兴地光脚踩水回家。拐弯，我要在军分区和辽河工程局的十字路口拐弯，否则就跑到木器厂和竹器厂了。我们家住在盟公署家属院的最后一栋，如果不去幼儿园，我就和伙伴在房后的大坑拣煤核。煤核即所谓焦炭，轻而有孔，可燃烧。我们拿它当剃头的推子，在别人后脑勺推一下，人疼得龇牙咧嘴。那时候，马路都是土路，中间高，两边低，便于排水。我沿着干燥发白的大马路往家跑——我多在星期六的傍晚潜回家，成群的雀鸟像风暴一样冲入辽河工程局院里大柳树的枝叶里，天空的云絮如同金箔的鱼鳞。

回家，我推开门时，每每把我妈吓一跳。我之突然现身会让我妈流一会儿泪，然后拿出好吃的让我享用。她和我爸常常下乡，不得已送我长托。我依稀记得，我妈赞叹我的勇气和智慧，以四岁之身穿越这么多街道跑回家，“像燕子一



样”她说。

这时——常常在我回家一小时左右——家门又被推开，闯入失魂落魄的幼儿园的阿姨。她们遍寻我不见，最后绝望地来我家报丧，却发现坐在小板凳上吃香瓜的我。阿姨又惊又怕之心放进肚子之后，委屈地哭起来。她们只有二十岁出头，找我的周阿姨或斯仁阿姨，哭的时候都端起胳膊擦泪，用右胳膊擦过双眼，然后左胳膊。阿姨哭完后，我妈搂住我，她知道阿姨要说什么了。

“孩子跟我走。”阿姨说。

“让他在家住一晚上吧。”我妈请求，他跑回家多不容易啊，这是她想说不说的话。

“不行。”

“就这一次。”我妈求情。

“绝对不行。他在家住一宿，以后就老往家跑了。”阿姨说。

当我的胳膊被阿姨的手攥住时，我开始放声大哭。我对世界的所有不解，包括心理学说的迷惑、愤怒、压抑和恐惧都是这时候形成的。我每次逃回家，我妈先哭，然后阿姨哭泣，最后我哭。我的哭阻止不住阿姨把我拖出家门，我边哭边回头，见我妈用衣襟擦脸上的眼泪。总之很悲剧，很像朝鲜电影。一路上，阿姨的手一直紧紧攥住我胳膊。回到幼儿园，我手腕的肉被攥白了，与周围血色久不汇合。

回幼儿园的街道何其悲壮，一直向西（我们家在东边）全是残阳或寥落的星斗。我被拖拖拉拉牵回幼儿园，那滋味跟上刑场差不多。我逃回家，每一回都被擒回幼儿园。为什么我妈不把我送回幼儿园呢？那就不会有下一回的逃亡了。佛家所谓业力，所说因缘或染识，多数是一种习惯。人一定要重复做他做过的事，越刺激、越罪恶越对他有吸引力。这个吸引力让他重复，成为习惯，成为让人身不由己的“无明”。

我们的眼泪，从小就洒在我们的脚下，但并没让我们懂得什么。我们从眼泪里没得到任何启示。“逃离”是心理学的大命题，据说亚历山大征战也是为了逃离。我暗暗发现，我喜欢越狱的电影。在潜意识里，我把从幼儿园开始所见到的所有有院墙的地方都看作监狱，都想逃离。

花瓣手

头一天上小学，放学前我已想好结束学业，一切均无趣。50多名相貌各异的儿童坐在木制的、有小刀刻痕的桌子前大吵大喊，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话说了，他们伸出舌头在嘴边涮——啦、啦、啦，很快有人模仿，全部“啦——”。而上课，老师说一些奇怪的话。然后排队，我也不喜欢排队。走路盯着前面同学

脚，怕踩掉他的鞋。还是不断有人出列、提鞋。

放学了，我姐塔娜领我回家，她高我一年级。明天我不上学了——本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但没说。她太爱上学了，令人不解。塔娜和她的同学领我穿过运动场。这地方真好，我把遇到广阔地域时的感受称之为“好”。她们指着北边说：“骑兵列队从那边过来，向司令敬礼。”

“司令在哪儿呢？”我问。

“在主席台上。”主席台空寂无人，上面有儿童堆的小土包，插着柳树枝和玻璃碴子。

“司令呢？”没人回答。我回头看，塔娜她们已跑远，追蝴蝶，裙袂飘飘。

站在主席台上，我看到了消防队灰色的瞭望塔。体育场对面的地方是长途汽车站，那地方也好，穹顶高，说话有嗡嗡的回声。我们又到汽车站，有人坐在刷绿漆的木条长椅上，脚下是绑着双爪的公鸡和点心匣子。阳光从落地长窗射入，光柱里微尘浮游。我喜欢光柱——特别是夕照光柱中的微尘，小而反光，不慌不忙地浮动，像在水里。我们在各处的椅子上坐了坐，享受在椅子上摆腿的快乐。然后去卖票的窗口。林西、克什克腾、天山……这是各窗口上方写的字，她们念诵，我不认字。因为个矮，也看不到窗口里面有什么好看的事情。她们抱我往里探望——一个镶金牙的女人拨算盘，桌上放一叠硬纸片的车票。

塔娜她们竟有办法随上车的人进站——和收票员说好，一会儿再出来——我们走在公鸡和点心匣子后面，入站台。站台有一个红砖的花池，上边站一个卖冰棍的老太太。她举一根冰棍，“冰棍啊，冰棍”。半透明的冰棍快化了，像出太阳时玻璃窗的霜。我担心冰棍“噗”地掉下来，落在土里。

“快来——”塔娜喊。她们围着一行花，正采花瓣，车站戴大檐帽的人在笑。“这叫指甲桃。”我姐说。指甲桃一尺多高，淡绿的粗茎像玻璃管，仿佛一碰就出水。花瓣或深或浅，然而全都红。她们急急地摘花瓣，往兜里装。我也摘，但不知做什么用。

“行了！行了！”大檐帽摆动卷红旗的木棍劝我们走。她们跑到候车室的山墙蹲下，我也蹲下。她们拿花瓣在指甲上揉搓，指甲变成了红色。赵斯琴举起十指晃动，“哎——”好看，成花瓣手了。

不一会儿，我们全成了花瓣手。回家的路上，她们嘁嘁嚓嚓说别的事，而我始终看她们和我自己的红指甲。

第二天早上，我妈推醒我，说上学。我回忆起学校情景，苦恼，说不上学了。我妈说怎么能不上学呢？我欲辩忘言，以哭抗争，泪水走出眼睛往下落。揩拭之时，看到指甲上的一点残红，想到体育场、车站以及长窗光柱中的微尘，说“上就上吧”。





花的启蒙

我家住南箭亭子那会儿，园子里种花。从小对颜色的认识来自花。

我们南箭亭子家家有菜园，栅栏是红松劈柴板子，鱼鳞的一面向外，中间铁丝勒着，透过缝隙，看见各家的花。

东边有木材厂，电锯“呜呜”地把红松原木的外皮锯下来，带一些木质。这是劈柴，做栅栏，也烧火。

初夏，塞外的小城一点点开花，柳絮先飘过了。井台的积冰全化掉，比冬天矮了两尺。南箭亭子家属院的街道鱼刺形，主干横伸十几个胡同。夏天，面朝哪个胡同都见小孩玩耍，觊觎和蠢蠢欲动，直至连砖缝里都挤入夜色。

上午八点钟，花还不上班。九点半，它们在阳光三十五度角的照射下亮相。太阳不到场，花根本不稀得开。花开，挂着清凉的露水。和它们的叶子比，花瓣太不一般了，比任何材料都娇嫩。

南箭亭子家家都栽牵牛花。牵牛花属旋花科，花冠由紫过渡到蓝，其色阶是检验色盲的好工具。虞美人为罂粟科，红花挂白边儿。三四瓣花开着，背后十几瓣拥簇。石竹花，如同化了妆的罂粟花，五个瓣，红有白边儿。康乃馨也是石竹科，和罂粟很相像，但花蕊被包着，色调朴素。罂粟，艺高人胆大。其他植物没它那么大的毒，也没那么艳、那么浪。罂粟使我后来觉得它像跳弗拉明戈的西班牙娘们儿，裙边层层叠叠。这朵花边上应该有吉他，响板，有人手握两只高跟鞋，蹲着用鞋跟在石板上敲。朋友听我说花的科属，问“有保卫科吗？我爸属于保卫科”。箭亭子大院还有紫茉莉，它是草花，有点像牵牛。其艳丽蓝乎紫乎，让人说不清，晕了。指出花的色彩是冒险的一件事，所谓紫，只是人类发明的粗糙的说法而已。如果天下有“紫色”的话，有无数种紫，在花中能看出却说不出。植物世界的红、黄、蓝、白之间从来都是水乳交融，它们有亲戚，或者说，植物——是些不纯洁的守夜人。一朵白色的花，仔细看，有微弱的红色已进入。几乎所有的红色中都进驻了蓝，明白了吧？

每个夏季，花朵训练了我对色彩的认知，特别是色彩的明度，或称锐度。花代表着整个自然界的明度。

我对颜色的第二度认知来自草原。草原展现天空的无穷色彩，包含了所有的色阶。城里居住的人，听了这个估计会糊涂——天空有红色、橙色、绿（是的，绿）色吗？有。

我写过，草原雨前的天空有“海带色的浓云”，这是天空的绿色。雨来了，云从铅灰中脱出靛青，空气夹杂腥味，连云彩都会绿，像草坑里的水。早晨，早于太阳出山的轻云，如果晴天，它们浅橙色，薄薄的。如果有雾，日出前的东天

红如炼钢炉，像火焰一样彤红正大。而草原的蓝天应了一句话：晴空如洗。洗得什么东西都没了，云彩和其他的杂色都被甩干，只剩下蓝。天上大片的蓝覆盖在地下大片的绿上，清楚准确。上帝造物的时候不拖泥带水，也没时间雕琢。在这种背景下，人的活动十分微末。如果从山顶看一个人在草原上骑马走，和蚂蚁的速度差不多，只是一个骑在另一个上面。人盖的小小的房子，房子冒着断断续续的炊烟，人走出房子无端地转一圈儿又回到房子里。人太微末了，所以草原上的人们脸上带着谦恭。在草原看天看地，说人要“改天换地”，真是愚不可及。

我童蒙时代的色彩观第三次受到启示是见到钱。第一次见到钱在几岁、什么情境？属实应该牢记，然而忘了。这是一件多么大的事情，呵呵（学网络上的话），自从见了它——也可以写成“自从见了伊”，一辈子都在和伊打交道，躲都躲不开，爱之恨之都无损伊的光焰。我不知有没有从生到死没见过钱的人，他一定纯洁或古怪。我第一次见到钱，就觉得好看，而且没学坏。

最早见到的壹分钱纸币，牙黄质地，褐色油墨印刷。贰分钱纸币为蓝调子。我沉醉于伍分钱的色调，像鱼缸烂水草那种绮靡之绿，苔色。“伍”字为隶书。隶书可写出人间各式各样的情感，张黑女碑、张猛龙碑俱如此。这个“伍”的字体像南汉宸所书，南是人行第一任行长。字没有于右任的“伍”写得茁壮，但比于右任富贵。壹、贰、伍分钱为我童年私有资金，每日观之。“观之”时，发现纸币最好看是底纹。其他的大钱，如壹、贰、伍、拾圆，见虽见过，惊鸿一瞥而已。

刚刚拥有分值纸钞的时候，我姐教我用《人民画报》的铜版纸叠钱夹。一共叠了六个钱夹，两侧衣袋鼓鼓囊囊，只有四个钱包有钱。我获得一张伍分纸币之后装入最美的钱夹——画面为蓝色的大海和细如拐杖的灰色的舰艇高射炮管。我上街，走几步打开钱夹看一看伍分币，浓绿，财富之绿阴。再走几步，拿出来在阳光下晃一晃。那次，我心里只想着钱，头撞到电线杆子。电线杆子为木制，刷沥青。撞就撞了，没什么事儿。最离奇的，是我走着走着撞到了墙上。我走路和墙平行，头怎么能撞墙呢？钱可通神，果真不假。

花生壳的车厢

人自小就有奴役他人他物的心理，譬如我，见苍蝇在玻璃上乱飞，似无理，就手捉一只，为它寻一样“用处”——卸掉苍蝇翅膀，以细线系它腰上，教它拉车。“车”先是一火柴盒，拉不动；改一火柴根，假装这是深山的百年老松，但苍蝇还不肯拉，有一点吃力便改方向，太狡猾，怨不得人们举着拍子追而杀之。此举被大人发觉，受严厉训斥，双手在肥皂水、碱水里各洗一遍，又说“没见过这样的孩子，玩苍蝇”。



苍蝇被赦免之后，我找一蜜蜂代劳，其刺已被诱出，露出少许肠子。我把它们的肠子塞了回去，教它们拉车。蜜蜂腰太细，线绳一不小心就勒断了腰，改矢蜂。后者无刺，体态憨实，拉车也肯出力。我让矢蜂拉一花生壳，壳内装几粒小米，从窗台之东拉到窗台之西，尽享旅行之乐，如孔子周游列国。

那是在夏日的阳光下所做的事情，窗台前的江西腊花与指甲桃争相斗艳，花生车奔跑在红砖与水泥勾缝的豪华大道上。

这时，我同学的姐姐发现了这件事。毫无疑问，她当然要恭维我的创意，并请求我允许她也赶一会儿这辆车。“赶”是由于我手执一小鞭——火柴棍顶系一绿毛线，意思一下。

二朵（她叫二朵，已念二年级）在我们家窗台看见了这辆花生车，说“哎呀，多不文明呀！”

我不懂什么叫文明，或闻名，等她来接这只鞭子。

“这多残忍呀！”残忍我也不懂，因为还没上学，也没读过小说。

“多缺德！”二朵说。这回听懂了。

“咋的？”我不服。

二朵给我讲昆虫也有家庭，如果它是一个妈妈，就永远见不到自己的孩子了，因为你已经揪掉了它的翅膀。如果它是一个孩子，就永远回不了家了。而它的妈妈即使到了黑天也在这儿找这个孩子。（二朵指我们家种的向日葵）找啊，找啊，不断喊它的名字。我似乎听到了周围有矢蜂的嗡嗡声。在黑夜，它也因为找不到妈妈而害怕，害怕黑夜。

二朵说着，使我不禁哇哇大哭，热泪飞进，虽两手不能止。二朵说，你小点声，别人以为我欺负你了呢。

我哽咽地点点头，用双手捧着无翅的矢蜂。它本来是我唯一的马或驴，把它恭敬地送到了向日葵的深处，把鞭子扔到隔壁小瑞家的猪圈里，用脚踩碎了花生壳的精美车厢。

二朵摸着我的头说：“你呀，长大是一个好人。”

我哽咽地点点头，心想：都坏成这样了，长大好也好不到哪去。

鸡 冠 花

小时候，我妈告诉我“这是鸡冠花”时，我听成“机关花”了。

盟公署栽了两畦花，用红砖的尖角砌出边沿。扫帚梅比我还高。它孤零零地清高，叶子像茴香，仅有的花瓣离得很远，如杂技人用棍儿支旋的盘子。满天星的茎细，蜜蜂落上去，花朵弯腰如请罪，以至蜜蜂张开翅，合拢，再张开。它们都是机关花。离花畦不到一米的窗户，是我妈办公的屋子。窗台的空墨水瓶是我

姐放的，装蚯蚓。

这些花里，我最喜欢鸡冠花。它是植物里最像织物的。绛紫的金丝绒捆系一起，把上面拽开，像小扇子。其实它比小扇子好看。冠顶攒挤无数绒朵。远看，鸡冠花又像赤面的非洲大角羚羊，角从耳下弯上去，如珠宝坠。它没有花瓣。我以为花一定要有花瓣，无论多少瓣。在童年，当一件事否定了对此事的通识时，会苦恼。我无数次问过妈妈：

“鸡冠花怎么没有花瓣呀？”

我妈回答一律是“它没有”。

星期天，我和姐姐到盟公署嬉游，大多流连于花池。我们把喇叭花摘下来，放在嘴边，用细小的声音喊话：“缴枪不杀，你们被包围了。”用指甲桃把手指脚趾全染红，最后把架豆角桃形的叶子贴在前额，跷脚，到玻璃窗前照，看像不像妖精。

在花池，我只爱唱一首歌。“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到这里。”为什么唱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歌缠绵，又矫情，像鸟喙被树胶粘住了，像用俚话念一封信。有一点撒娇，还有一点劝勉。劝勉谁呢？花，还有蜂子。那时，我会唱的歌太少。幼儿园的日暮唱“蓝蓝的天上白云飘”，对着高墙。上学后，扫除时唱“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运动会唱“人民海军向前进”。好多情况下，没歌唱。

在办公室，我妈把文件夹进硬纸壳，用黑鞋带系上。硬纸壳的四角贴着紫布。我在每个椅子上坐一会儿，比较它们有什么不同。看每个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的照片。这些黑白合影照片的上方多用花体字写道——工农干部速成学校毕业合影、热辽军区赴林西县工作团留念。我主要看谁长得好看。他们表情同一，胖瘦同一，服装同一，谁也不好看。我在办公室尝试咳嗽的滋味，拿笤帚扫地的滋味，以脚蹬拭桌下踏木的滋味。然后跑出去看花。

鸡冠花傲慢，使有瓣的花显得单薄。一次，我听一个人说“鸡冠子花”，困惑，会有“机关子花”吗？小时候，我不识字，便听不懂许多话。电影《东进序曲》，我以为是“东进西取”，按字音取得一个可以理解的意思。还有一首歌：“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铝盔走天下”，一直听成“头戴李逵走天下”，过好多年才明白。

得知鸡冠花正名之后，已经许多年没有见到，或许跑的地方太多，或许忽略。我所在的城市，似乎什么花也没有。节日，政府门前摆一堆盆栽串红，其余的花集合于公园里。今年，邻居在楼下种了四棵鸡冠花。他在自行车棚边上开了几平方米的园圃，用尼龙绳拉着，种小白菜，四角各有鸡冠花，像站岗的。花已老了，脖颈密密的红刺变白，顶冠仍然醉红。花叶细长披纷，一如刚打完架的公鸡。蹲下看这株花，看久了，不禁想从花里找出鸡的尖喙和一眨一眨的眼睛，期



望它在某一天早晨“喔喔”地振翅啼唱，惊动左邻右舍。

甲虫戒指

用一根带丝线的针穿过甲虫的身体，然后把线系在手指上，这是我幼时的宝石戒指。

甲虫是瓢虫，我们叫“花大姐”。它傻傻地飞，很慢，然后落在纱窗、扫院子的竹帚和向日葵的叶子上，缓缓爬行。

瓢虫爬得这么缓慢，竟然会飞？我们十分不理解。鸟飞得快走得也很快。慢就是笨。瓢虫无疑笨。有一次，它落在我的鼻子上，还有比这还笨的降落吗？

而它被赋予戒指的意义后，变得高级一些。我戴着这枚戒指去游泳。

“花大姐”，有人指着我的手说。

我把手指弯一弯，瓢虫还在。

“这咋回事儿呀？”这家伙俯过身来要看，被我挡住了。

“我给它用了定身法。”我告诉他，“一会儿给你也用。”

他们嘻嘻笑着，表示不信。但花大姐始终趴在我的手指上。我戴着它潜泳。它可能从来没到盟游泳池来过，这里充满漂白粉的气味。雨水被阳光晒热了之后，在水泥地上结成绿苔，光滑无比。更衣室里走动着裸体的人，他们在喷头冰冷的水流中发抖，以至穿不上衣服。我在水下睁开眼睛，看我的戒指还在。瓢虫看到了水底世界，阳光照不进来，绿蒙蒙地混沌。我们常在三米深处玩摸五分钱的游戏。有一次，小瑞用防水胶把硬币粘在了池底，我们谁也没捞上来。后来，换水之后，一个外院的小孩见了，说“钱！”扑通扎进水里。我们在岸上暗笑，看他手舞足蹈地抠钱。要是钱多，最好在池底粘二十个，人们会疯了一样钻进水里，再钻出。

我的戒指不知什么时候丢失了，但不想再做另一枚。赤脚医生曾用针从我的太阳穴扎进去，不知扎了多深；在另一太阳穴又扎一根，说治风湿。那滋味瓢虫已经尝到了。也许它带着丝线飞走了，对同伴炫耀：这是我的拿破仑绶带。

瓢虫是昆虫中最像坦克的，圆滚滚地前进；又像一粒红小豆被切成了两半。翻过来看，剖面上竟然长着爪子。瓢虫的壳光洁闪亮，橙色带点黑点，这几乎就是一颗宝石，如果你这样想的话。想——在锦缎的盒子里，放着这样一粒橙色带黑点儿的宝石，一点瑕疵都没有。灯光更加明亮，贵妇人用放大镜仔细观看。

我正在窗台冥想的时候，宝石轻浮地飞走了。当时，我准备的台词还有：

——开价吧，夫人。

——500万法郎。

我矜持地笑了笑，关上宝石的盒子。

皮 表

儿时爱在腕上画手表，那是那个时代的文身。小孩皮松，圆珠笔戳在腕子肉上有些痛，表也画不圆。画上一个大圆之后，里面画一个小圆，交代表壳和表蒙子的关系，这两个圆由于皮肉游走变成扁圆。但我们不太介意这个，不圆就不圆。

表画好了，画上面的小疙瘩，上劲用的。这是个机械表，要上劲儿。然后是表带。我最喜欢画表带，刷刷刷，竖的线条环腕画一圈儿，说枕木也是可以的。

一帮小孩，甩着黝黑细瘦的手腕，每人有了一块手表，互相把臂赏玩。我们去游泳池展臂游泳。水下，头发像水草一样飘着，眼睛拼力睁一小缝瞧腕上的画表，它蓝荧荧地端敷腕上，带漂白粉的池水无损于圆珠笔油的光芒。

在昭乌达游泳池游过泳的小孩都知道，腕子上画一块表，划水轻快，速度也快，那是在 60 年代。

游过泳，我们去回民商店观赏玻璃柜台里的美食。蜡做的芒果和仙桃有点像真的，放在印领袖语录的瓷盘里。蜡的大鸭梨甚至有褐色斑点和弯曲枯萎的黑柄。我们知道它们是假的，但照样咽唾沫。唾沫不知从什么地方涌集嗓子眼，咽进肚子里咚咚响。我们双手把着柜台玻璃，眼盯着果，脚步缓至不移动。腕子上的表露一排。我们七八个人，露七八块表。我们油黑的腹腔凹进去像一个洞，扇形肋骨像手风琴的键盘，但弯斜，肚脐是一只干瘪的口袋系的嘴。回民商店的女服务员看到这么多的表，乐了。我们镇定地看我们的表，这有什么好笑？

如果有一块真实的表，表针真实地移动，耳朵凑上去听取“滴答”之声，那也许是一万年以后的愿景。长大了也许有，也许没有。有人一辈子都没有一块手表。我不明白表为什么会走动，说是齿轮在动。可齿轮……是哪个齿轮先动了一下，引起那么多齿轮不安地走动？

我并没有梦想有一块真表，圆珠笔画的表已经很好，不怕摔，也丢不了。弊病是不可用手捏那块皮，一捏七、八、九点全跑一块儿了。我爸有一块山度士手表，给我大爷治病卖掉了。我没见过。

整个夏天，我们游泳、上军分区看电影、上南山。有一次回家晚了，我妈在家属院四处找不到我。回到家，我站墙角挨训。我妈训完了，看到我的表，拉过手，朝腕子上啪啪打了几下，“这么晚回家，还好意思戴表”。

耳 仓

我幼时第一次到病房，是探望住院的母亲。从走廊穿过的时候，尽头的落地

